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江汉屠龙

异侠系列


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异侠系列

江汉屠龙

(下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八 章	缱绻真情	(315)
第 十 九 章	水里逃生	(339)
第 二 十 章	剪除爪牙	(362)
第二十一章	星罗剑阵	(383)
第二十二章	殷家遭变	(405)
第二十三章	庐山三鹰	(422)
第二十四章	幻云受骗	(444)
第二十五章	力毁玉树	(461)
第二十六章	愤斗云燕	(473)
第二十七章	北海冥神	(489)
第二十八章	沧海龙旋	(512)
第二十九章	技惊夜叉	(534)
第 三 十 章	智斗狡敌	(552)
第三十一章	十面埋伏	(573)
第三十二章	孤燕搏击	(592)
第三十三章	荒洲屠龙	(611)

第十八章 缱绻真情

“不要怪我，张奎。”凌云燕在他的颊上亲了一吻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。我在江湖出生入死，必须处处小心。我公公威震天下，杀戮惨烈。陈秉忠我那位宝贝丈夫，目空四海志在争江湖霸主，对付仇敌心狠手辣，因此，树了不少强敌，积聚了太多的仇恨。我如果不小心，哪能活到今天？”

“可是，你总不能在床第之间，也……”

“床第之间也要提防。”凌云燕已穿着停当：“当到了某一关头，我会制了你的心经。”

“什么？制心经？你……”

“不错，心经。”凌云燕毫不脸红：“床第间事，心经极为重要，心脉搏动加速，这男人必定虎头蛇尾有如废物。制了心经，不但可以平和气血，抑制激情，同时可以制止内劲的聚凝，即使你的内功已臻化境，也无法伤我。这是我保护自己的金科玉律：决不放松戒心。”

“你这人好可怕。”他摇头苦笑。

“等我彻底的了解你之后，你就会觉得我可爱了。”凌云燕牵了他的手往外走：“门破了，到我的客房安歇，走。”

“我可以叫店伙另换房间……”

“不必了，今晚我没有工夫陪你，你就在我房中安心睡觉。”

“你有事？”

“今晚一定有人到城守营铤而走险，所有的人都要出动。快二更了，我该走了。”

“程燕，难怪你到我的房间来，原来仅是想偷半个时辰的欢。”国华恢复风流浪子的谈吐：“可惜天不从人愿……不，与天无关，是那个天杀的怪人，撞破了你我的好事，真是好事多磨。”

黑袍人是从屋顶走的，轻功骇人听闻，与其说他是人，不如说他是一头宵飞的夜枭来得贴切些，窜高纵低无声无息，两层高的楼房一跃而登。

共有四名侍女追逐，片刻便失去他的踪迹。

跃登街尾的一座小楼，暗影中闪出另一个黑袍人。

“老大，怎样了？”闪出的黑袍人问。

“那小子果然是他们的人。”黑袍人恨声说。

“证实了？”

“他和狂龙的媳妇上了床，够了吧？”

“哦！真想不到。”

“老二，咱们的档案有误。”

“误在何处？”

“狂龙的媳妇凌云燕。”

“她怎么啦？”

“在武功方面，我们只知道她轻功不错，剑术火候稍差，拳掌平平无奇，比她的小姑魅剑三绝差得远。”

“难道调查不确？”

“你看。”黑袍人老大举起右手的破袖：“这是她的杰作。”

“哎呀！你丢了衣袖？”

“是天魔爪，错不了。早年辽东第一高手，海东天魔的傲世奇学，这贱妇是海东天魔门下已无疑问。如果是，她必定练成了龙蛻功。”

“她小小年纪，可能吗？”

“有了灵药，或者天生禀赋，没有不可能的事。我那一袖潜劲万钧，她被震飞撞在墙上，身体着墙无声，像是轻轻贴在墙上。除非有宝刀宝剑，不然休想伤得了她，她才是这些人中，最难对付的一个。”

“那……只有用咱们的老行当对付她了。”

“必要时只好如此了。”

“那小子你打算如何处置他？”

“我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处置他。老二，你知道我的困难所在。”

“是的，宠爱一个人真是麻烦事。”

“别提了，咱们走。”

“不等老三？”

“唔！等一下也好，时候不早，他也该来了。”

“有人来了，好像不太对劲呢！”

“是不对劲，分！”

两人两面一分，一闪不见。

这座小楼位于一栋大宅的后园，大宅本身已呈现破败的征兆，主人大概人丁衰微，家道中落，连前面的几栋大宅也不见灯火，荒凉的后园早已人迹罕至了。

远远地，后园的围墙方向，传来了竹杖拄地声，似乎有一位瞎子，正在向小楼慢慢接近，践踏着枯枝败叶，不断发出声响。

不久，果然出现一个瞎子，头上戴了一顶六合帽，穿的旧棉袍已冷灰色，手点竹杖问路，一步步探索而行，终于到达楼前，有气无力地往石阶上一坐，放下竹杖，不住向双手呵暖气，同时搓动双掌驱寒。

久久，瞎子轻咳了两声，头往膝上一搁，双手抱膝打瞌睡。

半夜三更，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在这天寒地冻中，坐在石阶上打瞌睡？

不久，前面的荒草丛中，终于有了响动，两个穿长袍，一高一矮黑影，长身而起向瞎子走去。

“不要再装了。”矮黑影在三丈外沉声说：“你已经明白，咱们知道你是谁。”

瞎子抬起头，伸张双手打个呵欠，像是刚睡醒。

“我又是谁啦？”瞎子懒洋洋地问。

“哼！”

“我是瞎子。”

“你并没瞎，瞎只是你的绰号。”

“哦！瞎还有绰号？”

“咱们是怀着善意而来的，当然阁下也是有意引咱们来。”

“真是的，过来说话，让瞎子看得清楚些，通常称人又聋又瞎，所以瞎子多少也有些耳背。”

“这样说话正好。”矮黑影说：“三只鹰喜怒无常，一不高兴就出手杀人于三丈外。老三瞎鹰最为阴险怪僻，咱们承认对你老兄颇有顾忌。”

“哦！我是瞎鹰？”

“可否领咱们去见天鹰老大？”

“你们是谁呀？”

“冥河使者章世鸿，神手书生申公亮。”

“幸会幸会。有何贵事呀？”

“见了天鹰老大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，与在下说也是一样。”

“咱们……”

“只有我一个瞎子留在此地现世。”

“咱们所知道的是，三只鹰全在。”

“那你们就去找吧。”

“瞎鹰老兄……”

“说不说悉从尊便。”

“阁下做得了主？”

“做不了主，在下引你们前来穷聊天吗？”

“好，就算你瞎鹰老兄做得了主。”

“本来就做得了主，因为现在只有一只瞎鹰。”

“敝长上备有一万两银子薄礼。”

“哗！吓死人。”

“要活捉雷霆剑范大鹏。”

“你和我瞎子开什么玩笑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三只鹰只做杀手，不做奴才替顾客捉活人。”

“瞎鹰老兄，凡事总该有例外。”

“三只鹰没有例外，你们请吧。”瞎鹰下逐客令，缓缓拾杖站起。

“可是，咱们要口供……”

“三只鹰从来就不要口供。”

“瞎鹰老兄，请听我说……”

“你该听我说。”瞎鹰沉声说：“在你们到达九江，不曾做下那许多惨绝人寰，伤天害理狗屁事之前来找我们，我们将会尽全力替你们干掉雷霆剑。”

“而现在，免了。你们的银子不好赚，血腥味太重了。你们四出巧取豪夺，到手的金银珍宝，总值就不少于一万两，你们怎能做出这种绝子绝孙的勾当来的？言尽于此，你们请吧！”

冥河使者知道已到了决裂关头，只好改变策略，软的不成来硬的。

“你的话，一派叛逆口吻。”冥河使者大声说：“瞎鹰老兄，

难道没有商量的余地了？”

“没有，瞎鹰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。你阁下尽管把所有的罪名往三只鹰身上栽，叛逆又算得了什么？不要吓唬威胁我，那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你瞎鹰是三只鹰的老三，只做得了三分主。你不认为，带咱们去拜会天鹰老大，由天鹰做主，可以表现出你对老大的尊重吗？”

“你们不走，我瞎子走好了……”

“站住！”神手书生沉声喝止。

“你神手书生也有意见？”瞎鹰冷冷地问。

“你知道敝长上可以号召天下英雄，包括黑白绿林各路人马，群起声讨三只鹰。”神手书生的话，有露骨的威胁性。

“你那位主子也心中明白，三只鹰可以杀掉任何一个会冒犯三只鹰的人，包括贵主子在内。”瞎鹰针锋相对，用更具威胁性的话回敬。

“阁下大言不惭……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“现在，你要第一个先死，你相信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神手书生狂笑：“我神手书生申公亮，横行天下三十年，居然被人看成可以任意切割的砧上肉，未免荒谬绝伦。我承认三只鹰很了不起，但在三丈外要我神手书生死，简直痴人说梦……”

瞎鹰的竹杖，就在这时升起，向神手书生一指。

冥河使者双掌一招，亮出了双盘手的严密防卫手式，功行双掌，双目凝神，准备对方的暗器侵袭。

神手书生口气说得狂，但毕竟有点心中懔懔，也拉开马步，严防意外。

可是，竹杖并未再进，也没有暗器发出。

“你！”瞎鹰向神手书生指名叫：“神手书生。”

“我又怎么啦？”神手书生反问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你死吧！”

“哈哈……阁下……嗯……”

神手书生声音变了，身形一晃。

冥河使者大吃一惊，感到心中发冷。

“申兄……”冥河使者急叫。

“呃……”神手书生向前一栽。

冥河使者大骇，心胆俱寒。对方远在三丈外，黑暗中面目难辨，即使最霸道的暗器，也不可能飞行无声。

凭他这位功臻化境的高手，目力与听觉何等锐利灵敏，决不可能看不到听不见暗器，三丈距离足以从容应付。

可是，神手书生应声倒了。

冥河使者这辈子经过了大风大浪，上过刀山蹈过剑海，见过无数的高手名宿，斗过不少具有奇技异能的人。

可是，就没见过站在三丈外，叫人死就死的怪事。

千紧万紧，性命要紧，这情景未免太可怕了，未免太匪夷所思。

人对陡然发生超越常理的怪现象，本能的反应是惊骇欲绝，一是立即狂乱地逃走，一是吓呆了。

冥河使者属于前一种人的反应，身形猛然斜飞而起，向侧后方倒飞三丈外，再一闪便消失在荒草凋树中，如飞而遁，丢下神手书生不管了。

神手书生挣扎了片刻，手脚一伸便见阎王去了。

瞎鹰确知冥河使者已经逃远，这才发出一声信号。

神手书生先前站立处后面不足两丈，枯草中站起那位叫老大的黑影。另一方向，老二也冉冉自矮篱下升起。

“冥河使者大概胆都吓破了。”老大说。

“你该将两个家伙都毙了的。”瞎鹰说。

“不可能，方向不对，也远了些。”老大说：“而且，那家伙的龟甲功火候已有八成，细小的暗器伤不了他，除非功力比他强的人，用沉重而又细小的暗器，才能要他的命。”

“他分明对我的暗器深藏戒心，甚至不敢走近。”瞎鹰似乎不同意老大的说法。

“那是他被三只鹰的声威所撼动，也怕你用可破内家武功的外门暗器对付他。早些年他投奔狂龙之前，还是大河两岸的悍寇司令霸主时，曾经挨了断魂一绝公冶方一枚飞电钻，击破了他的龟甲功，幸而未中要害，从此便对暗器怀有戒心，所以黑夜中他不敢太过接近你。”

“让他走也好。”老三笑笑说：“他回去向狂龙添油加酱如此这般一说，狂龙连独自在街上走的勇气都会消失，对我们是有利的。”

“我要他把吞掉我的东西，一口口全部吐出来，哼！”老大恨声说：“还得加上利息。”

国华被留在凌云燕的房中。凌云燕已带了一部分人走了，前往城守营布天罗地网。

当然有人留下看守，房外就有两名侍女担任警卫，防备他溜走。

他细察这座暂充香闺的雅室布局，留心每一处角落是否可以利用的地方。这种客房设备不错，设有内间，大型的排窗连着门，之外便没有其他窗户了。

难怪两名侍女在外面把守，只消监视着门窗的一面，便截断了出路。

凌云燕不知何时才能返回，他必须安睡，将三座烛台的烛火

弄熄，和衣躺在床上，回想怪人入室前后所发生的变化。

他看出怪人所使用的袖功是排云袖，火候之纯与劲道之猛，前所未见，的确令他心惊。

更令他心惊的是，凌云燕被空前猛烈的袖劲，震飞撞上土墙的情景，全身柔韧，体着墙身躯像是变成了棉花扎成的，撞劲随人体的内缩而消失，像是轻贴上墙而非砸撞，再霸道的内劲加体，也不会造成伤害。

知己知彼，是决胜的关键。

想着想着，智珠在握，心神一懈，便倦意袭来，慢慢进入睡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突然被轻微的声息惊醒。

室中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门窗紧闭，没有风，整张床都是香喷喷的，嗅不出异味。凌云燕喜爱打扮，使用的脂粉都有异香刺激嗅觉，即使有异味，也被香味所掩盖，不易分辨其他的气味。

直觉地，他发觉床前有人。

他的反应超人一等，本能地挺身疾起，伸手一钩，勾住了一个人体。

是女人的细腰，这房内还会有其他的女人？

一声嚤吟，那人被他挽拉倒入怀中，也把他压倒在床上，带来冷冷的感觉，这女人是刚从外面进来的，外面的气温比房内相差悬殊，因为房中使用两具隐火式的取暖火炉。

“怎么是你？”他吃惊地低叫。

嘴被一只柔软但冷冷的小手掩住了。

“邻房有人，小心。”女郎在他耳畔低声说：“我只制住把门的两个。”

“你的身子好冷。”他拖过床后的锦被将对方盖住，两人躺了个并排：“真如，你真是不知利害，简直胆大妄为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一鸣哥，我……”殷真如蜷缩在他身旁：“我就是不放心你。”

“你……唉！你这丫头真是……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”

“我一直就潜伏在店中……”

“你看，冻坏了是不是？”他捉住那双冰冷的小手，放在嘴边呵暖气：“吃足了苦头，你这是何苦？我要你回家，你一再不听话，你……”

“不要再责备我好不好？”姑娘像要哭啦：“人家一直就担心你的安全，一直就躲在你附近提防意外……”

“谢谢你的关切。真如，太危险了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我只担心你。”

“我不要紧，我要在他们重要的人物口中，探出正确的消息，所以有进入虎穴的准备……”

“那妖女会告诉你吗？”

“会的，时机一到她就会的。老天爷！你不能到这种地方来。”

“噢！我为什么不能来？我躲得很稳当，只要那些女人有所异动，我就……”

“傻姑娘，我如果出了意外，你绝对无法及时救应的。”他怎能向这位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解释不能来的真正理由？

他完全料错了，真如并不是完全不懂世事的小姑娘。

“一鸣哥，你能平心静气，听我几句话吗？”姑娘幽幽地说。

“我一直就心平气和的。”

“我觉得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你利用这个叫什么少夫人的妖女，来刺探你要知道的消息，不但伤害了她，也伤害了你自己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看得出，她喜欢你。”

“她什么人都喜欢。”他冷笑：“尤其是喜欢年轻英俊强壮的男人。”

“一鸣哥，我也看得出你有点喜欢我，我更喜欢你。对于一个自己喜欢的人，常会做出许多傻事来的。像我，我会替你做任何事，包括逃家，不顾一切隐伏在你身边，吃难以下咽的糕饼充饥，有时候冷得直发抖……”

“哦！真如……”他感情地低唤，紧紧地抱住了这像头温驯小羊似的娇小身躯。

“所做的事，不一定是对的，但我做了。如果这位少夫人真心喜欢你，她会……”

“不要说了，真如，真如。”他羞惭得浑身发热，像浑身有万千根芒刺在刺他。

真如姑娘不是用大仁大义来责备他，不是用道德、尊严、良知来规劝他。而这几句平凡的话，却像春雷般直撼到他内心的深处。

他从不以侠义英雄自命，也不以替天行道的侠盗豪杰自命，他只做他认为可以去做的事，一切出于需要的本能去争取成功，所以，他把道德、尊严、良知，暂且放在一边，把自己的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。

可以去做，与是否该做是有分别的。

他怎能引诱一个女人，来达成自己的心愿？

道德、尊严、良知……

“你……一鸣哥，你怎么啦？”姑娘在他怀中抬起头讶然问，已经感觉出他情绪上和肉体上所发生的变化。

“你是个可爱又可恶的小姑娘。”他忘形地亲亲姑娘的脸颊：“你说话说得可爱又温柔，却比宝剑还要锋利。我们准备走。”

“这……你的事……”

“狗屁的事！”他粗野地咒骂掀衾而起：“衣柜里有妖女的貂

裘，我替你取一件。傻丫头，不要着了凉……”

“我不要别人的东西。”姑娘跳下床：“我不怕。”

“好好好，又来刺人了。”他让步挽了姑娘的小手笑说：“迈出房门一步，花拳张奎消失了，王寄也消失了，剩下的是王一鸣，一鸣惊人的王一鸣。让他们来找我吧！我已经给他们划下了必须向我挑衅，而我可以正当理由反击的道路。走！”

同一期间，城守营宾馆血腥刺鼻。

狂龙与一群首要人物，落脚在城守营宾馆。

而玉树公子带了另一群人，在江州老店摆庆功宴，贵宾席上，有芝兰秀士一群侠义英雄，有纤云小筑一群武林女英雄。

当然，还有一些不曾公开露面，潜伏在各处秘密活动的人，不曾参与盛筵。

在座的都是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而且有女宾，所说的话自然字字金玉，掷地有声，不可能天南地北胡扯，更不可能牵涉风月胡说八道，所以席散得很早。

三更初席便散了，负有责任的人立即驰住城守营外围埋伏区就位。

果然不出狂龙所料，三更正末之间，二十余名左臂缠白巾的夜行人，分三路突袭城守营宾馆。

结果是可以预见的。

自杀式的攻击为期甚暂，并未为城守营带来多少损害。死伤是难免的，突袭的人只换取了十分之一的代价，便在短暂的时间里，结束了这场悲剧性的攻击。

但在日后的漫长日子里，九江城的人，都记得一群勇敢的志士，夜袭满城八旗兵的悲壮事迹。

他们把这故事烙在自己的心头，告诉下一代又一代的儿孙。

突袭的人当时并没死光，有三个人奋勇杀出重围，逃出子城

的东南角城墙。

只要再奔过那条隔绝汉人，不许汉人接近的两百余步宽，没有任何建筑物的荒地，就可以进入市街，就可以找地方藏匿了。

不幸得很，距有房舍的小街还有三二十步，前面已接二连三出现六个黑影，劈面拦住了。

马行狭路，船到江心，在这里，是有进无退了。

“你们闯吧！看你们的运气了。”为首的黑影沉声说：“如果不想闯，扔下兵刃投降。”

“玉树公子，是你这王八蛋！”三人不得不停步，为首的人破口大骂：“你这混账猪狗居然叫咱们投降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与你仇深似海，不共戴天。”

是追魂一剑吴会昌。国华救了他之后，他狂奔返家，看到被洗劫后的家园，找到被炸毁的地窖。

当然，他再也找不到他的家人了。

他快疯了，召集有过命交情的知交好友，横定了心夜袭城守营宾馆，要和狂龙拼骨，一头闯入枉死城。

等到伤亡殆尽，他才知道事不可为，忍痛突围求生，最后仍然被拦住了。

他厉叫着挺剑疯狂地冲上，猛扑严阵以待的玉树公子，用上了最具威力，享誉江湖的追魂一剑绝招。

“铮”一声爆响，火星飞溅。

玉树公子的含光剑非同小可，信手一挥，便将他连人带剑震飞两丈外，绝招瓦解，沾满血迹的剑变了形，由于是剑脊相接触，因此剑未被削断，但成了一把弯剑了。

“吴会昌，你最好自杀。”玉树公子狞笑：“我不希望你受到审判。”

“狗东西！你当然不会让我受到审判，你怕我抖出你父子假公济私，劫掠吴某的珍宝，谋杀我一门老小百余口的罪行，你

……你……”

他没有机会抖出对方的罪行了，玉树公子已发起空前猛烈的攻击，含光剑挟凛冽的风雷，迎面压到。

他的两位同伴，不约而同双刀齐出，两面截到。

剑光扭曲了下，像流光逸电般，从刀山的空隙中一掠而过，到了他的眼前。

一声厉吼，他拼全力用劈空掌，向射来的剑光劈去，他已经失去躲闪的机会，太快了。

剑光毫不费力地穿透他的劈空掌劲，透入他的咽喉。

剑光再闪，像乱舞的金蛇。

他的双手离体，然后脑袋飞起、坠地。

“噗！”无头缺首的尸体倒地。

那两位拼死拦截玉树公子的人，也在同一刹那冲到，咽喉各中一剑，连一声也没叫出来。

“叫人拖回去埋了。”玉树公子向五名随从下令。

神龙宫左面大壑中的神龙潭畔。

两个人坐在潭畔的巨石顶端。

这里的瀑布显得短粗，但水量大，飞云溅雪，腾空耀目，声如雷鸣，下游就是石洞涧。

在这种地方谈话，确是不宜，听和说都相当费力。

“老道，为大局着想，你就不能捐弃前嫌，大家联手合作对付狂龙吗？”无影刀苦笑着说：“其实你与天涯怪乞之间的过节，只是小小的意气……”

“你别多说了，你不是做说客的材料。”鬼剑张道显得大不耐烦：“再怎么，我也不会和臭花子走在一起。再说，那张奎的底细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他是狂龙的对头……”